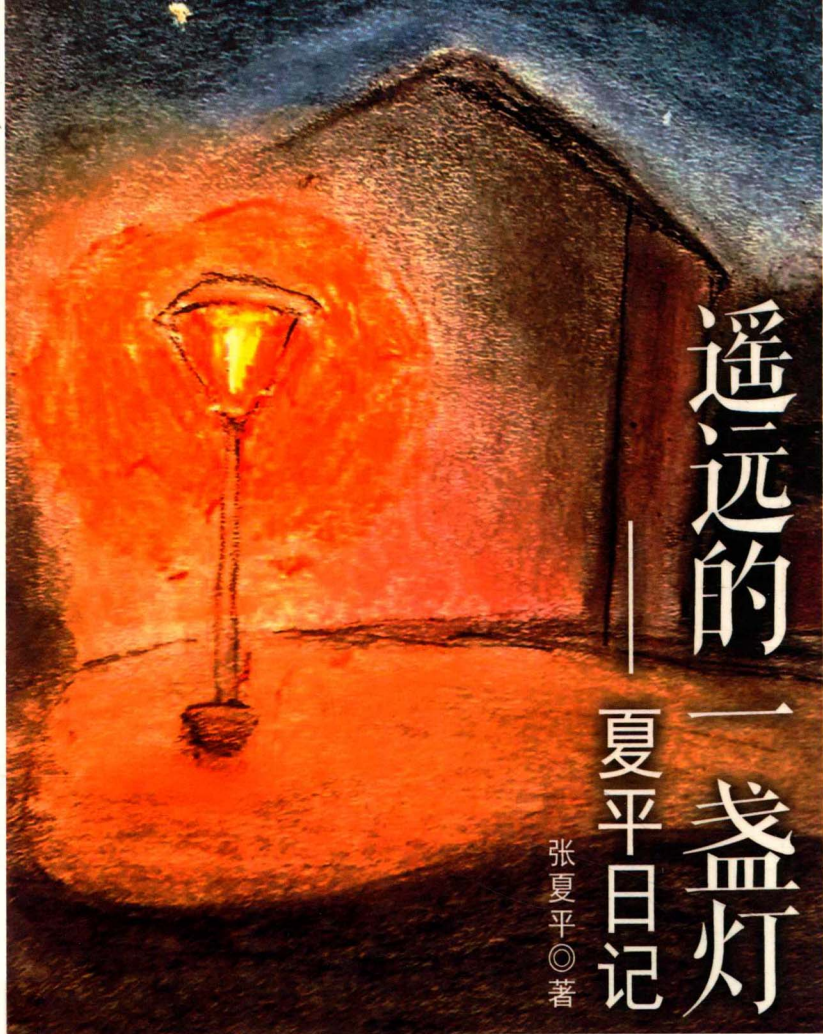




遥远的一盏灯

夏平日记

张夏平◎著

YAOYUAN DE
YIZHAN DE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遥远的一盏灯

—— 夏平日记

张夏平◎著

YAOYUAN DE
YIZHAN DE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一盏灯:夏平日记/张夏平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96-5732-5

I. ①遥…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708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生活在别处

刺儿

1989年吴文光制作的《流浪北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五位流浪艺术家北漂的生活，他们分别从事绘画、摄影、戏剧导演和写作等。他们贫乏的物质生活与炙热的精神追求令人动容。

张夏平即是其中之一。

在倾斜而有些模糊的镜头面前，对于为什么会来到北京，她说，不记得哪位诗人有这样的诗句：我心绪不宁，我向往着遥远的事物。

“我只能说是被选择的，别的生活方式我受不了。这种状况表面看，没根，飘着，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没安全感，没依赖感，但是我觉得，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最怕的就是那种什么都有的似的，我反正从来都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在当时的个展中，她在展板上这样写道：

艺术是人类心灵的迷彩/ 只有抖落你身上的尘气/ 你烦恼/ 请
走进来/ 看到小小世界/ 你迷惑 你新鲜/ 你还不习惯

纪录片的最后，以张夏平在其个展期间发病收尾，让人对艺术充满

敬畏甚至感到迷惑，也让人对她有着深深的担忧。

之后，因为疾病也因为爱情，她离开了那个曾经带给她太多美好回忆的艺术群体，告别了张晓刚、曾经的男友叶永青和毛旭辉等这些如今已经在国内绘画界颇具盛名的朋友，去奥地利投奔了她的阿路易斯，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过起了温暖而又看似普通的家庭生活。她继续画画，拉小提琴，并开始写作，其间在当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也多次因为躁郁症复发而不得不进入医院治疗。

“躁郁症的特点就是从—个高峰又会进入—个低谷。而抑郁却是最难最危险的。……我不知道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意志力来抗衡这种无法言喻的阴郁……”

由于躁郁症的间歇发作，很多时候，她不得不放弃绘画。但她一直认为，只有绘画才能真正地治愈她。她说：“这两天我从内心感到快乐，因为我又开始画画了。母亲一直来信劝我不要画画，不要胡思乱想，仿佛我只要安安心心做一个好主妇就不会生病，就会平平安安。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像我这样—个人，只有画画才能真正解救我，才能让我以正常人的思绪来面对生活。”

她生活在马克湖这样美丽的地方，那里的自然之美、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让她对身边的任何生物都充满着热爱，甚至，她会把一枚蛋当作—个生命去对待。“今天在喂鱼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了鸭子的蛋。由于天气一直很暖，我们的鸭子—定是以为春天到了。……我真不知道拿这些蛋怎么办，如果冬天来临，这些蛋将全部被冻死。”看到这段话的那—刻，我被感动了。

在这本书中，对自然和身边小动物的描述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

我认为它有着非常美好的感情、非常美好的语言,和非常美好的韵律感。“我们的小母鸭 Antonnie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做窝了。伊丽莎白几天前孵出一只小鸭,当天晚上小鸭就被邻居的猫吃了。坚强的鸭妈妈这几天一直坐在那个许多年来都是鸭子的巢的玫瑰花丛中,耐心等待又一只小鸭子的出世。”

在这样的美好和宁静中,她过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特别是与《流浪北京》中的她相比,她不再把一颗追求艺术的心捧在手上,看着它热烈地跳动或者如烈焰般燃烧,她也不再去试图追问上帝“我是谁”,对艺术的激情似乎归于平静了。

或许这会让曾经知道她的一些人说,她终于同这个世界和解了,而背叛了最初的自己。

真的吗?艺术从来都不应该总是以一种激愤的状态出现,它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在她平静的生活中,她从未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只是表现得更加冷静,有着基于生活之上的对艺术的理解和呈现。

绘画不再是她主要的或者说是必须要做的事儿,而是慢慢融入生活,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谁说生活本身不是艺术呢?

她这样描述生活中的一些片段:“饭后出去抽烟时,看着满园子的野花,尤其是火红的罌粟,我突然想起阿路易斯对我说的,拿起画具去写生吧!我放下抽了一半的烟,跑到楼上去找画油画的东西……用了最快的速度做准备工作。一个小时后,一幅不错的油画诞生了。”

如此美好的一些时刻。

尽管对此她偶尔也会陷入一种矛盾之中,特别是在与曾经的那些老朋友进行交流之后,她也会有短时间的心理不平衡及对自身存在的

一些疑问,但最后,她总是能够对她的选择有着坚定的态度。

她说:“我记得文光还说,像马克湖这样美丽的地方,他们待上十天就待不下去了,要回北京要回中国这些能够施展才华的地方。……在他们走的当天,我跳进湖中以后趴在长堤上很久很久,我对自己说这里是我的家,是好是坏我决不会离开……阳光暖暖地洒在我的身上,我的眼眶中满是泪水。”

从当初因为喜欢那种漂泊不定的感觉而选择了北漂的生活,到后来选择在奥地利拥有一个安定的家,夏平的生活轨迹变化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而另外一种变化表现在她对自己的绘画作品的态度上。

在《流浪北京》中,她曾说过一句比较粗糙而极具震撼力的话,她说:“我就是卖×也不会卖画。”

往往一个人的境遇会改变这个人的一些初衷。在她的丈夫失业的日子里,他们的家庭经济拮据,甚至到了可能会卖掉房子的境地。

“我当时没想更多的,只是觉得我必须站出来,帮助丈夫支撑自己的家。”于是,她选择了去大街上给人画肖像赚钱以贴补家用。“这个夏天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也最辛苦的一段日子……其中的酸甜苦辣对人的意志是一种考验……”

最近一些天,她和我说着关于准备回国办画展的事情。她说,她会考虑在办展期间卖掉近两年的一些画,但是那些以前的画,她还是不会卖的。

对于这些,都无须奇怪。人都是在变化着的。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选择了什么以及选择的因由是什么,都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如现在,在她隐居多年之后,她一改以往低调的生活方式,而准备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出现。

那天她告诉我说：“大毛（作者朋友）已经为我写好了序，我发给你看看。”

我认真地看着，看到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年轻时的夏平长得也很可爱，眼睛特别黑，像小孩儿的眼睛一样明澈，性格也像小孩一样单纯。现在看来，夏平的生命力是相当旺盛的，很坚韧。”

单纯、旺盛、坚韧，这是我也认同的说法。其实即使是现在，夏平也依然有着那样的单纯和有时如孩子般的天真。她活得真实而透明，这一点难能可贵，虽然有时这样的特点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会给她带来些许不利。

她不一定很会懂得去体会他人的感受，这是因为她总是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那是一种艺术家特有的“自我”。事实上，夏平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对周围任何人都几乎从来没有攻击性和嫉妒心，对那些曾一起一路走来的人所取得的任何艺术成就，她总是真心为之高兴。

有的评论家认为，叶永青那幅著名的《鸟》，很难说灵感不是来自于她的绳子系列。而她的黑白系列，甚至可以与赵无极的画相提并论。

“我大胆地撕碎自己画的人体，通过白色颜料和胶的混合重新组合，并形成具有浮雕效果的、肌理很强的各种物体……Borges 说那是真的中国的山，他很看重这批画。”

对此，我忽然想起我和她之间的一次有意思的对话。

在某艺术专栏所进行的访谈中，她说，她是一个天才。

她把那篇访谈发给我看。我笑了，说，天才与否则有时是他人的评判。

她说：“事实上我是天才啊。你说我这么多年躲着，不是天才能憋得住吗？”

“你的天才不是你憋得住。千千万万的人都这样憋着。”

“是什么？”

“你的天才是你画得的确好。很多无意识的东西，或许正是别人在努力探索的。而你不需要思考，你靠本能，这就是天才。”

她为自己的博客起名“生活在别处”，自然会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但是一个人的真实经历，很多时候比小说更加精彩；一个人的真实感受，很多时候会比小说里的描述更加复杂。

遥远的一盏灯。在这本书里，她如此坦诚而又朴素地记录着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温情有无奈，在艺术与疾病之间，在绘画与生活之间，在生活与情感之间，她如此真实地享受着、挣扎着、矛盾着，让它们彼此支撑，彼此让步，彼此妥协。

每一篇的字里行间，总是能让人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感受到她的某种思想和艺术的光芒和高度。

这些文字及里面的一些插画，我是喜欢的。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并且也能够喜欢。

■2003 年 9 月 15 日 星期一 阴转晴

晚上八点半送孩子们去睡觉后,我又独自打开电视,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很久以来,凤凰卫视早已成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像《名人面对面》《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每期我都是必看的。还有一些电视连续剧我也要看的,近期开播的《血玲珑》和《忌妒》我也十分爱看。豆豆现在也开始与我一起看连续剧了,这个小丫头,通过电视学到了不少中文,因此每天睡前一小时的中文电视就算是她的中文功课了。她的中文的确不错,无论是发音还是词汇,都不像是一个出生和成长在奥地利的小姑娘所具有的。她可以用流利的普通话和中国入交谈,还能分辨出标准的和非标准的普通话。

昨天我整天情绪很乱,心中燃起了已熄灭很久的渴望朋友之情。自 1999 年至 2000 年那场大病之后,我就失去了和朋友联系的愿望,一是通讯录丢了,二是我真的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康复。今天我能说我好起来了,但我必须吃药,每天两次。副作用是发胖、手抖。我还必须小心翼翼,随时告诫自己注意休息,不干自己不能干的事,比如说画画。这真的很可悲!我是个画家,且是个不错的画家,但我已整整三年没有画过一幅画,除了几幅送人的肖像和一点度假时的风景写生,真的没有自己满意的画。我真的不想画画吗?只是不敢。画画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危险的工作,因为我的躁郁症,因为我画画太容易投入和忘我,因

为我有两个刚刚开始上中学的孩子。

近来我总是有些不甘,觉得自己除了做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还是应该再做点什么能让自己更充实的事。我选择了写作,并且从今天开始。我找出了十几年前从中国带来的花杆钢笔,我希望这支笔会让我的字写得像过去一样好看和流畅,但实际上我每写几个字就要查一下字典,很多很简单、很平常的字我都想不起来。我知道很多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让自己不坚持下去的借口。我是一个只要开始就一定要有结果的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去写,怎样去编织这个庞大的时空交织与中西结合的美丽故事。

我以日记的形式开始,我希望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记得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读音乐文学的时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竟写了四本日记,那些密密麻麻的日记我现在读起来都是津津有味。我想不出来用什么专门的形式来写自己想写的,我觉得随意是日记的特点,也最符合我的天性。

昨天在一种微微的兴奋中,我找出了还能找到的朋友的电话号码,一一拨过去。可是大部分朋友都换了号码,只有晓东、刘克清,还有吴苏宁的电话没变。我很吃惊的是晓东竟然猜不出我是谁。这真的有些悲哀,像我这样一个隐居者,又长久没有与人联系,在今天轰轰烈烈的中国,任何一个人都会把我淡忘的。

现在我很平静,但心不是止水,我可以平凡,也可以不平凡。我现在开始写作,开始这心灵的写作,我知道自己会坚持下去,并默默地、悄悄地、毫不张扬地写下去……

■2003年9月16日 星期二 晴

每天上午我差不多十一点钟才能自然醒来,我并不想定上闹钟让自己早一点起来,虽然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九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种需要似乎太可耻了。可是对我来说,这是必需的,我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才能保证不再发病。

我患有被称为“情感型精神病”的躁郁症,并且患病二十多年了。这种病有人称之为“大师病”,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不少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等都患有此病,比如凡·高、科柯施卡、舒曼、卡夫卡、尼采等等,像近期跳楼自杀的张国荣也患有此病。我并不是想把自己与这些大师拉近,以此病为荣。其实这种病给家庭与病人带来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它所谓的名气,况且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也患有此病,一生为之痛苦。

当然,不可否认,在轻度的狂躁中,你可以体验到一般人不能体验的东西,你会有许多感觉超出了平常的感悟力,你会进入一种神秘的、充满悟性的联想中……可是当你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你就不再知道自己,也不能支配自己,你的所有行为只是破坏,不断地破坏……

其实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都像是一种轻度的狂躁行为。你必须放纵与跟随自己的感觉,高度集中精力去寻找和发现,并且忘我地表现这种发现。只是正常的艺术家可以控制自己的艺术行为,可收可张,最终完成作品。

作为画家,我曾经完成过一批批完整的作品,充满感性而又理智。可发病的时候我什么也干不了,只是一场场灾难。在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画家》第十一期(1990年1月,其中有我的专页)上一篇题为《灵魂的躁动与修炼》的短文中写道:为了一次性的生命不再只是燃烧,而是像草木那样生长,我需要“做禅”,做一个普通人。

今天,我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有个温馨的家,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做到了首先是一个母亲、妻子,然后才是艺术家。我必须拿得起放得下,我必须细水长流,一切像自然那样慢慢生长……

从昨天开始提笔,我已经写下了好几千字,并进入痴迷的程度。好在阿路易斯去了中国,要星期六才能回来,孩子们也是每天早早起来去莎尔茨堡上学,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回来,我中午又不吃饭。这样我可以尽情写上几个小时,再加上夜里的时间,我几乎每天可以写上四到五个小时。

这样看来我真的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慢慢把要写的东西写出来,这个现在时与过去时交织的一粒种子长大的故事。

小松在一个多小时前给我打过电话,说是没有赶上下午一点四十分火车,他的班主任又不让他提前几分钟放学。我已经打电话给阿路易斯,他说他回来就会找老师谈(豆豆说这个女老师很不友好)。小松将晚一个小时回来。但我刚刚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小松真是一个让人操心的孩子,今天因为豆豆下午有课,小松要自己回来,我真是有点不放心。他在第一天上学时就把自己的免费乘火车和公交车的通行证弄丢了,还好乘务员捡到了,而且会给我们寄过来。豆豆也把新的自行车雨衣弄丢了,小松昨天还把自行车钥匙弄丢了。唉,

这几天真是多事而倒霉！

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我飞快地骑上自行车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刚到，小松的自行车却不见了。谢天谢地，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我赶上了小松，他说，因为我的手机太旧，我的名字与信息都进不了他的手机，因此我打电话给他时，他的手机不会响。回家以后，我出了一身大汗，又赶紧打电话去火车站问小松的交通证到了没有。那天从莎尔茨堡到林茨的火车上的列车员打电话给我们，清清楚楚地说要赶快寄过来，不耽误孩子上学，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到。小松一直在乘“黑车”，今天一脸要哭的样子，说查票的列车员已经慢慢失去耐心了。

小松今年十岁，长得又瘦又小，但却是一个快乐的没心没肺的孩子。他可以在厕所里一待一小时唱歌，也可以在火车上当着众人的面哼自己的歌。每一部中国电视剧的片头曲、片尾曲他都会时不时地哼出来，他并不像他姐姐那样喜欢看中国电视剧，也不说中文。可我一直坚持对他说母语，他也完全懂。我们之间的交谈很特别，一个用中文，一个用德语，在别人看来一定很奇怪。其实小松小时候和姐姐一样，也能说流利的中文，只是他上小学以后就渐渐不说了。他说有同学笑话他，还说普通话的发音很高，说起来很别扭。小松的声音本来就高，在许多人的说话声中你很远就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爱唱歌，尤其是小时候，唱得十分好听，可惜现在只是哼歌，整天没完没了地哼……豆豆不喜欢他这样，嫌烦。我只有对她说，这是一种快乐，妈妈小时候也这样，让她不要去破坏这种快乐。

小松除了快乐还十分调皮，也就是“逗”。记得1999年初去纽约洪云那里，见到严力，把小松的照片给严力看，他说：“你儿子怎么这么逗啊！”真的，如果你仔细看小松从小到大的照片，每一张都是那么好玩，

逗！现在他最迷的就是电脑，每天放学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玩一阵，但我必须给他规定时间，因为除了学校的学习，他每天还要练琴。

小松和豆豆一样，在满六岁那天开始学习钢琴。但他的运气不像豆豆那么好，他等了两年才得到音乐学校的名额，因此可以说他是八岁才正式开始学琴的。不过他的老师还不错，是一个韩国人，也像我一样生活在异乡。这位老师很了不起，她有个十六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因药物致残的十四岁的儿子。我见过他一次，十多岁的身躯，只有半岁孩子的智商，且不能站不能坐。但她给予他十分多的爱，一直为他做各种仪器的理疗。她曾自豪地对我说，这个孩子虽然残废，但十分乖，喜欢听音乐，喜欢听练琴，还会用表情表达感情。我曾见过她那一瞬间的微笑，真的很美丽和感人。一个母亲对自己的残疾儿子的这种表扬很是感动我，而更感动我的是她承担了那么多的家事，但除了音乐学校的教学，每年还要在我们小镇马提霍芬的音乐学校开音乐会，有时和她的女儿一起（她女儿是个不错的小提琴手，曾得过奥地利青少年音乐比赛小提琴第二名），有时独奏，每次来的人都挤满了不算小的表演厅。我去过两次，虽然谈不上是一流的演奏，但在我们的小镇能听到免费的音乐会，我真的已经很满足很感激了。她现在已经成为我的朋友，她叫 Theresa Park。

豆豆今天下午六点钟才回到家，十分累。她在回家之前还去了两家商店，才买齐学校需要的作业本和其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刚刚开学，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要买。豆豆说今天差不多是最后一天了。谢天谢地，上个星期几乎每天都要去接他们，在商店里东找西找，从一个商店到另一个商店，折腾几小时。我知道每个上学的孩子这几天都有

许多事要做,但我的孩子是最辛苦的。

他们每天五点二十五分起床,去赶六点多的火车。因为这里最好的艺术中学(MUSISCHES GYMNASIUM)在莎尔茨堡。我们住的小镇离莎尔茨堡有三十八公里,他们要坐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然后挤公共汽车两站,再走半公里。学校从七点四十五分开始上课,每天六节课,课间只有五分钟。豆豆从今年开始,每星期二有八节课,就是说只有这天两个孩子才可以一起三点回来,只是小松的老师还不能接受小松早几分钟离开的建议。昨天阿路易斯在电话里要我对豆豆说谢谢,因为她为等小松而晚了一个小时回家,那天她是从火车上跳下来等的。她这么照顾弟弟,我们真的需要表扬和感激她。

豆豆再过三个多月就要满十二岁了。她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她的美丽是那么天然和纯朴,深褐色的头发和眼睛,而五官却有着混血儿特有的柔和与精致。以前曾有朋友好像是文慧还是李青,说豆豆是她见过的混血儿中混得最好的。我不知道这样的赞美是不是准确,但豆豆的确很美很美……

今天终于给孩子们做了包子,但他们吃得并不津津有味,不像以往那样要把自己撑死似的吃上七八个。豆豆说太累了,我没有让她练琴,她说就是让她练她也不会练。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血玲珑》,这时算是一家人最轻松的时刻。

小松今天还算比较乖,他自己练琴。这个星期虽然没有上成课,但我还是给他加了三条新的内容。小松练琴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听他练并且一边指导他。他现在已经比前段时间认真许多,今天他还对我说,音乐课的老师说每个同学只要练好一条就可以表演,他看起来很有信心。每次在他练琴比较认真又有效果的时候,我总是把他叫到身边好好亲亲以奖赏他。这一招还是从 Borges 那里学来的。

Borges 可以说是我画画生涯中唯一的导师,可我已有五年没见到他了,也不知他这几年来没来莎尔茨堡。夏天美院自去年起也不给我寄资料了。我时常想起他和他的妻子、女儿,我真的非常怀念跟他学画的幸福时光……



《美丽的豆豆》 炭笔 30cm×30cm 2015年5月20日